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後宋慈雲走國全傳 第九回 赦藩王回關復職 妒仇嗣買馬為名

卻說眾王觀認畢太子，各各辭寇爺回關。潞花王只得將太子交還寇爺：「小心撫育太子」。寇爺應諾送出府門外。住表五王回關，潞花王、韓太傅歸府。先說平西王狄龍趕回山西。一進城，眾文武紛紛出關迎接。有狄虎在前，重會兄長，即日：「哥哥改難成樣。弟一到關即欲自進汴京探望於汝。只為奸佞當權，母親不許單身回朝，望祈兄長恕罪。」王爺曰：「賢弟統一國之尊，為著愚兄有災，不惜千乘貴體勞頓，跋涉千里關山到吾太原。愚兄實乃感之不盡，何必回京探望。」狄虎大喜曰：「弟兄之間何用客談。且喜哥哥回關，且進內相會母親。他天天盼望汝，憂心過慮。」狄爺點頭稱：「有理」。兄弟攜手進城。眾民遠遠觀瞻，多言：「太原有幸，復見王爺自國，我等萬民有主矣。」住表百姓欣然多語。狄王兄弟進至中堂，段夫人攜子接迎，喜色欣欣，共進內堂。拜見母親不覺淚下一行，曰：「兒男久違膝下，不能侍奉晨昏，罪咎良深。今為不肖有難，反勞動老年，不辭千里，歷盡風霜，只兒之過也。」國太含淚，雙手挽起呼：「我兒何須動悲，骨肉情深，何云勞苦。我兒有難，皆因忠君愛國為心。老娘心頭怎能放下，故一見賢媳來書，即與汝弟明則入貢天朝，暗則興兵以觀變動。今喜得我兒蒙天子恩赦回失復職，一家圓敘。且該上叩謝君恩，後禮先祖父親福蔭。」是日一堂敘話，酒宴排開。狄王爺時與弟說知：「現有正宮太子，暗寄兵部寇爺撫育。」詳細來由一一說明。國王母子聽罷，不勝贊歎寇爺與獄官夫妻忠貞之輩。言言談問不覺夜靜更深。用宴已畢，散去餘筵一宵。次早國王母子安頓數天，要辭別歸國。狄王夫妻懇留不住，早早命家人炷起名香，在父親狄王龍牌下。國太下跪祝告一番，不覺離別淚滾流一線。「妾今日一別千歲回國，後會難期，只望千歲在天之靈蔭佑兒孫世襲，忠良報國，子孫世王。妾願畢矣。」祝畢更覺感傷。段氏夫人含淚勸慰婆婆。狄王弟兄也拈香下跪，叩著父親。起來，國太囑咐：「賢媳須當恭敬丈夫，小心撫育孫兒，教導有方，不失為賢良婦道。」段夫人曰：「媳婦自當依命，只舍別不得婆婆歸國之速也。」言畢不覺紛紛下淚。國太含淚曰：「賢媳不必傷情，不是婆婆忍心撇別汝夫妻，但事出於萬不得已，吾亦撇不下次媳、孫兒。臨別時，次媳叮嚀多少言辭。」狄王爺又呼：「賢弟，今天一別，未知何日重會。但今白髮慈親交代汝侍奉，倘有百年後事，須要快馬寄回一音，以便春秋拜祭，略盡愚兄少報孝勞之心。」國王曰：「此禮自然達報。惟今一說，兄長在天朝與奸巨作對，倘有朝廷變動，須當早寄一音，待弟提兵相助。」狄爺應諾。是日發馬登程，萬雄兵早早紛紛出城恭候。關內文武員齊同送出。只有狄王夫妻多送里曰：「母親、婆婆保重前途，恕不遠送矣。」國太曰：「兒、媳不須運送，只要忠正為官，不可替墮了先人名烈。」當時母子弟兄含淚作別。

住語夫婦回關，母子歸國。再說東平王高勇與眾王分途趨路，道經長沙府過鐵裘山。嘍囉問了姓名，即忙奔報上山。陸國舅一聞姐夫經游此地，心中大悅，大開寨門迎接。高王爺是日到此高山，見有數百強人在前面要問他姓名。不覺冷笑一聲：「待吾通知姓名，嚇汝跑走罷。」不一時，只聞炮響一聲。一馬當先，一人手持雙鞭，並非別人，乃陸鳳陽也。高王爺一見大喝：「忤逆匹夫，做得好事！禍及君父，還在此偷生為響馬，有何面目為人。」陸公子稱：「姐夫，一言難盡，且請上山，待弟一一訴明情由。」王爺喝曰：「乍到關相會時，吾也曾告戒：百日後方可還朝。汝自恃英雄，不依勸阻。今日惹下災殃，禍及先人、國母。五王回朝諫君，險死還生。皆由汝一人之罪，反在此偷生苟免，身負不忠不孝之名。吾豈登汝響馬綠林之地，污辱吾清白之名？各行其路，休得多言。」陸公子未及回言，有張夢虎曰：「賢王雖然責罰有理，惟事有委屈。陸公子定必存身遠害，日後方得報復父仇。且請賢王上山一敘，會過令岳太夫人，賢王下山趨程，未為擔擱。未知尊意如何？」高王爺曰：「汝是誰人？」張夢虎曰：「王爺容稟：小將原乃定國侯張忠之子張夢虎。只因上年奸臣滅克軍糧，軍兵缺食難以管眾，奸相假旨，欽差一到，小將憤怒即將狗官殺了，不得不逃遁於此。不意又逢公子逃難，共結為生死弟兄，實欲權棲此地，以圖機會，報復太師、國母之仇。請王爺息怒，上山敘會一談。」高王爺聽了，嗟歎曰：「國出奸臣，國不寧矣。原來汝乃定國侯張忠之子。身居武職總兵，不想被奸臣滅克軍糧，至屈身響馬，也怪不得了。」轉身又問陸公子：「緣何岳母太夫人也在於此？」公子曰：「若非此計脫離母親，只憂奸相假傳旨意傷害家屬，是以不得不用此計誑哄母親到山同敘。」高王爺曰：「既然岳母在此，且進山請安。」語畢，三人並行，進至山中。大堂見禮下坐，公子請出母親。有老夫人出堂一見，帶悲呼：「賢婿，老身乃苦命也。不料這畜生回朝省親，惹出此滔天大禍，累及君親，又用此調虎離山之謀，說現在賢婿府中，接吾到此避災。不想這畜生逃脫在此山中落草。吾自到山以來，日夕擔憂，只恐朝廷得知，大兵一到，攻破此山，老身死無葬身之地了。倘賢婿回關，吾定必同往，得近女兒相依，方免日夕驚惶。只由得畜生一身做一身當，吾也不多管了。」高王爺曰：「岳母受驚，小婿來退之過也。吾一念不忘岳母驚苦，只算計定：一回關即差人來接取於汝。如今不意在此相會，亦幸矣，有此機緣湊巧。不然小婿回關即差人接取，亦兩不相遇矣。且宿越一宵，明早同行可也。」公子又詰：「姐夫，吾前月差人打聽得五王回朝被禁，如何得赦轉退回關中？請道其詳。」王爺即將善善國駐兵山西太原，國王母子拜本，驚恐朝廷，方得思赦眾王回關，一一說明。是夜山中酒筵相飲，三人對酌，一宿連宵。

次早王爺與老夫人動身。公子下跪曰：「孩兒不孝，難以同行。母親且同姐夫回關，休得將兒掛念。」又曰：「姐夫回關，懇祈為吾對姐姐說知：代吾孝順母親，愚弟誓必報復父仇。」王爺未答，老夫人曰：「畜生，休得狂莽，恃著一山之險固，須要隨機應變。倘朝廷興動大兵來征討，汝二人須要看破，勢頭難敵，須要逃遁為高。不可一例不審權通變。須當緊記為娘之言，免得斷絕了陸門一脈。」說罷不覺淚珠滾流。母子傷感之際，高王曰：「岳母，賢弟，休得悲感。倘朝廷有兵征討，須當早寄一書，本藩自有主意，暗暗相助於汝。且岳母吩咐之言大為有理，須要謹記於懷。」當日王昭父女不相見王爺，故以未敘。是日王爺、老夫人登程，是必張夢虎也來送別，稱說：「賢王先鋒輕褻簡慢，罪咎良深矣，望祈恕怪。」王爺曰：「張將軍與吾陸弟結交手足，休得套談。今本藩告別，但太夫人訓子之言須當謹記於心，皆因汝二人乃知進不知退少年，休得恃勇輕進為高。且請回，不須運送，本藩與陸賢弟有心腹言告知。」張夢虎應諾退回。陸公子催步上前曰：「姐夫有何吩咐？」王爺即將真太子未死，現育於寇兵部府中認作雙生子。「汝且小心招軍操演，自有為國除奸，報仇之日。」陸公子大喜。當日母子分別。含淚各分頭而去。高王爺回關，眾文武迎接。夫妻母子一堂敘會，喜色欣欣，言語多端，不能細述。

住表高王完敘，日夕操軍。再說朝中，奸相龐國丈一天設朝啟奏：「當今有陸鳳陽逃遁出，未經捕獲。據老臣愚見，不免傳旨到浙江，命督撫會同知照知府該縣，拿獲親族，將伊母囚禁下。彼在外聞母被禁，定必親投自到矣。倘不催逼捉獲，後患不淺。伏望我主參詳。」天子未開言，有平章閣老富紹庭，此人乃三朝之老富太師富弼之子，忠良之後，即出班奏曰：「國丈言差矣，陸鳳陽並非反叛大逆，無乃誤傷一命，豈得罪及家屬族人？況他陸氏族大人豪，如若過於威逼誰肯束手待斃？萬一激變，地頭上百姓當災矣。懇乞聖上明察，休准國丈奏言。」神宗王曰：「老卿家二人休得爭論，朕自有主意。如今再傳嚴旨各省文武大小官員：務必當心捉獲，限從速期。諒他插翅難飛。」國丈暗暗罵聲：「昏君不准老夫之奏，只依富紹庭老匹夫之言。也罷，不免用此計謀，明則奏請往浙江省買馬，暗囑韓成彪假傳旨意，捉獲陸鳳陽之母囚禁了。他聞知母被囚禁下，必來探聽。移文督撫各官要拿解此人，易如反掌矣。有何不妙？想罷開言奏曰：「臣見京都近年戰馬太少，不免陛下命一武員往浙江挑買戰馬數百回朝，以備一朝之用。惟各省之馬不及浙江省雄壯，望我主准臣所奏。」

天子曰：「國丈為國分憂。既然戰馬稀少，正當選買以備應用。但不知那位武員可往。」國丈曰：「老臣保薦鎮國將軍韓成彪。此人文武並優，可往力辦。」天子准奏，傳旨發出國庫白金八萬兩，命鎮國將軍前往。韓成彪謝恩。是日退朝各散，龐國丈邀請韓成彪到府，二奸敘會。對酌之際，國丈將假旨一道備下，囑咐「拿獲陸鳳陽母親囚禁，須要謹記莫忘。」韓成彪諾諾應允，是日拜別登程。

渡水登山，非止一天，一連數月到得浙省。韓成彪一到，進了浙江大城，改裝易服，微行訪察，到得寧波府。豈知陸丞相府行

已靜淡淡，早已封固。心下一驚「想必陸鳳陽暗中早已遷運去家屬矣。如今如何回覆龐國文？」是日悶悶登回大舟。次日身進有城，知會過督撫司道。文武員少不免是日酒筵盛款韓欽差。數天之後，已挑選得良馬五百餘匹。是日辭別督撫文武官，登程動身。三千精兵押管馬匹而去。

過得長沙府，誤走鐵裘山。有眾嘍囉兵遠遠觀見馬匹很多，數千兵丁押著而來。旗號上扯起韓帥大字。嘍囉即進山堂稟知。張夢虎曰：「在朝韓姓者並無別將，想必此人乃韓成彪。他是韓大化之子，奸臣門下。即要出馬擒拿進山，祭奠國母、太師略報一仇。」陸公子聞言大怒曰：「不勞兄長出敵，且讓弟擒來，少解心頭之忿。」張夢虎曰：「賢弟，汝是朝廷重犯，豈可出他兵丁眼目。汝且出山遠遠掠陣如何？」公子應允。張夢虎披掛出馬，公子手持雙鞭從後而出。

當日韓成彪正在催兵，過山半高之際，忽聞炮響一聲，嘍囉數百，刀斧交加，搶上大喝：「韓奸賊，且留下馬匹，放汝生路；如有半字吱唔，休思過山，且獻上首級來。」韓成彪一見嘍囉打截，為首一賊人一馬當先，手提大刀喝聲：「來者可是韓成彪否？」韓曰：「本將軍是也。汝這狗強盜，好不知死活。既知本將軍大名，還敢打截朝廷馬匹？且割下首級，免吾動手。且報狗名來。」張夢虎大怒，罵聲：「奸賊！正是仇人眼見份外分明。吾乃張夢虎。只因汝一眾奸臣滅克朝廷軍糧，害得吾身為落草。休走，吃吾一刀！」二馬相交，兩刀並力，各逞英雄，難分勝敗。殺了兩個辰刻，惱得陸公子忍耐不住，飛馬而出，大喝：「奸賊！死在目前還敢逞勇！」雙鞭將眾兵殺得七零八落，當時韓成彪殺個平交，只見一將飛出殺敗眾兵，一認，真乃陸鳳陽，即大喝：「反賊！犯了天條大罪，豈知窩藏此地，落草為寇，正好拿汝回朝！」三人大戰，未知那人勝敗，下回分解。